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十二回 史林恩棄暗投明 張保仔獸心人面

且說金順全聽了李廷玉說話發急，便道：「老人家休得著急，我當時話實劉四癩子，林巡撫在他汛地上失蹤，不能脫卸干係。劉四癩子答稱，前天早上，看風頭日回來稟稱，先見一怪漢在汛地上使展陸地飛行，向利國驛方面而去；等到半夜，又見那怪人背馱一人，在大道上飛奔。當時覺得可疑，便暗地在後追趕，見他向臨沂方面奔去。頭目追趕不上，正想回來報信，那時後面又來兩匹快馬，如飛而至，急向馬上人瞧看，先一個是協銜差官周豹，後面便是張協鎮，當下頭目不敢追問，回來照實報告，當時還以為事有偶合，並不放在心上，現在想來，背上馱的必是林巡撫無疑了！」廷玉聽到這裡，欣然拱手道：「老人家！真不愧名捕，一經出馬，便能查到此等消息，如此卻有著落的了。原來林大人與協鎮張保仔素有嫌隙，此事必是張保仔所乾無疑。不過他既然下此毒手，必然防範周密，怎樣去營救大人出險呢！」順全答道：「營救更難於找尋了！若然張揚出去，他得了信息，只怕他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大人害了，一時又到何處搜他的證據？若然暗地前去，又不知他將大人藏在何處？」廷玉到此，也沒了主意，連稱這便如何？依你老人家高見，應該怎樣著手營救，方為萬全？順全緩緩答道：「照我愚見，明去是萬萬不行，只有暗中行事，或是派能人夜入張公館，將大人救出；或是派人混入張公館，探聽虛實，設法營救。不過以速為貴，現在案子已鬧得滿城風雨，只怕他畏罪滅跡，萬不能挨延時日了。」廷玉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待咱連夜親去援救。」順全就作別而行。廷玉馬上換過夜行衣靠，外罩箭袍，隨帶截肘鐮刀，吩咐馬夫帶出坐騎，摘去鑾鈴，飛身上背，加鞭疾馳，向臨沂大道前進。奔了一程，日光西沒，虧得一天星斗，在康莊大道上，尚能飛馬而行；趕到臨沂，已過夜半，離鞍下馬，將馬匹帶入深林中繫住。虧得來過幾次，認得協鎮衙門，飛步奔到後衙，四顧無人，一聳身躍到界牆頂上，此時斜月東升，下望一目了然，見是一座園林，就縱身及地，但見樓台亭閣，泉石花草，佈置得曲折非常。正在出神四顧，欲去尋找大人，忽聞呀的一聲門響，定神瞻望，只見一人推開園門，手執亮子，移步入園。

廷玉正想找人追究大人下落，就手掣鐮刀，一個騰步直躡到他面前，當胸一把擒住，嚇得那人面如土色，亮子落地，哀求饒命！廷玉把鐮刀架在他頸上，低聲喝問道：「你要活命，快把昨天劫來的林大人藏匿所在，說個明白。」那人嚇得愣愣地說道：「林，林大人委實到過此地，只，只是你老……老人家來遲了一步，見不得面了！」廷玉聽他如此說法，急得半身冰冷，只道大人已經遇害！急忙續問道：「你在那裡說什麼？難道大人已壞了不成？」那人接口道：「這卻並非，昨夜將大人劫來之後，禁在小洞密室之中，不久就被人救去了。今天張大人也接到母親故世的電訊，也請假奔喪去了。」廷玉又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樣人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咱叫姜大，咱在此看公館的，這時因為肚子痛，打算到後園去出恭，老爺你若不信，請到上房一看，便知究竟。」廷玉著他引到上房，果然人影全無，方信大人早已出險。當下放了姜大，由大門走出，回到深林中，解下絲韁，飛身上馬，取道回轉利國驛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當時李彪將林公軟禁在山洞密室中，派把總史林恩看守；李彪專候張保仔回來，商量處置的方法。隔不多時，保仔同周豹回轉公館，正在和李彪等商量，整備架起乾柴，把林公活活燒死，偽稱失火，瞞過外人耳目。正在商議未決的當兒，忽然當差的進來稟報，本省提督將到臨沂，這是保仔的親臨上司，不得不到碼頭上去迎接的，就向周、李二人說道：「此事暫且擱過，待我回來再商量吧！」說著，更換衣冠，跨馬趕往碼頭迎候提督。那時消息遲緩，保仔在碼頭上直守到黃昏過後，方才接到消息，提督不到臨沂，已往濟南去了，他這才跨馬回轉公館。

且說林公軟禁在密室中，把總史林恩奉命看守。等到午飯時候，林恩背著人，親送飯菜到林公面前，隨手把密室門推閉。林公問他這裡是否匪窟？林恩答稱是張保仔的公館，接著悄悄地問道：「恩公可認得咱史林恩嗎？」林公望了他一眼，答道：「不認得。」林恩說道：「恩公昔年路過雙溪鎮，家母因先父病倒招商店，命在呼吸間，囊空如洗，沿路賣刀，終日無人過問，幸遇恩公賜銀百兩，先父死後才得棺殮。小子受公深恩，故取名林恩，那時咱才得十一歲，見過恩公一面。以後每隔十天半月，家母必要提起，並問恩公面貌忘記沒有？咱就閉上目思量，一向牢記心頭。今天派咱來看守，初時還不知是恩公，及至瞧見了面貌，方才明白。」林公聽到這裡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是張保仔有心害我，若不及早離開此地，終難免遭他毒手，你可有甚方法救我出險？」林恩答道：「保仔此時不在公館，到碼頭上去迎接黃提督，一時不見得就會回來，日間耳目眾多，不便同恩公出走，待等到白日西沉的當兒，我就保著恩公逃遁，暗中容易躲閃，免得被他們追趕。恩公且請寬心用飯，停一回兒，就可安然逃出虎口。無論如何，小子總得設法救你出險。此時我要去密探他們動靜，倘有人送茶水或點心進來，切不可入口，以防他們下毒。」說罷，一溜煙奔出密室而去。林公本則食不下咽，此時驚魂稍定，且知飯菜中必無毒藥，方敢隨意果腹。飯罷，坐在那裡思量，常言道：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昔年在雙溪鎮上，由楊彪帶著一賣刀難婦回寓，當時還刀贈銀，並不望什麼報答，不料史氏母子卻牢記心頭。我在虎口之中，巧遇史林恩看守，想來萬事莫非前定，今天既然遇見此人，定可逃出虎口。他一個人自思自想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一聲門響，只見林恩推門入室，把茶水送給林公解渴，說道：「保仔還沒有回來，李彪、周豹諒因昨夜奔波勞碌，都在房間裡打中覺，略等一回，恩公便可跳出虎口了！」林公道：「你不用走開，只在這裡陪咱一會吧！」林恩一邊答應，一邊在下首坐下。林公問道：「你怎樣會到張保仔部下當差？」林恩答道：「這是由朋友介紹到此，先前當個小兵，後來捕盜緝私有功，才升了把總，來時咱不曉得保仔出身，直到今春兵士們偶然談起他是海盜張一的義子，還說他的太太就是張一的繼室，也就是他的義母，把義母當作妻子，此等人真是禽獸。咱聽得了他的本來面目，明知在他部下，非但不欲希圖上進，將來萬一發生事故，還免不了連累，早就想棄暗投明，苦於一時沒個去處，暫且敷衍下來。現在天從人願，得遇恩公，就有了出頭日子，家母曉得了，不知要快活得怎樣呢。」

林公和他有一搭沒一搭談了一回，林恩漸覺密室中暗黑了，便道：「待咱去看個動靜，就回來保護恩公出險。」說罷，飛步而出。隔了一會，回來把林公引出密室，到了僻靜之處，林恩就把林公馱在背上，三腳兩步奔出後園門，飛步前行，趕到相識的車行中，吩咐車夫超速備車，送到利國驛，重重有賞。車夫連忙帶牲口套車，林恩扶林公上車坐定，車夫馬上加鞭，取小道向利國驛而來。

林恩為防保仔追趕，不敢走大道，改由小道而行。不料這段是響馬蓬頭獅子張進的汛地，看風嘍兵瞥見深夜有驢車經過，飛報頭目賽武鬆倪祥。倪祥即帶一班嘍兵，各執傢伙過來攔截，相隔十幾步，先放一枝響箭。車夫正行間，瞥見響箭掠車而過，曉得有響馬來了，連忙跳下車來，招呼林公、林恩下車，向道旁垂手而立。這是綠林慣例，車夫也是老江湖，曉得逃遁不及，反而要連驢車劫去，還是憑他們搜檢，或者倒肯放行。說時遲，當時快，倪祥手執渾鐵棍，衝到車前，喝道：「趕腳的，你既是老江湖，快獻拜山禮敬來！」車夫答道：「這兩個車心子，都是光桿身體，車錢還待到地開發，請好漢行個方便，放我們過去吧！」倪祥聽說，大怒道：「好大的趕腳，膽敢包庇車心子。孩子們上前搜來。」一班嘍囉齊聲答應，蜂擁上前，把林公、林恩渾身搜檢，只在林恩身上搜得二三兩碎銀，很失望似的報告倪祥。倪祥因為銀兩太少，不肯放行，喝令把油子連驢車一起帶上山去。林恩便想出手相敵，林公道：「不用動手，見了他們首領，再作道理。」說著，跟他們到盜窟中，東方早已日出。蓬頭獅子張進高坐聚義堂，嘍兵先把林公推上堂來。

林公見盜首生得面如鍋底，眼如銅鈴，在上面高聲喝問姓名，林公直對道：咱便是卸任東河總督，現任江蘇巡撫林則徐。張進很驚異的把林公面貌打量了一回，問道：「聞你已被張保仔在驛館中劫了去，怎麼又於深夜在小道上趕行呢？」

要知林公如何回答，張進何從曉得他被擄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